

扑朔迷

触目惊

XUAN NIAN

希区柯克 柯南道尔 等著



世界悬念故事精选

北岳文艺出版

世界悬念故事精选

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1·7

世界悬念故事精选

柯南道尔等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原平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125 字数：278千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册

*

ISBN 7-5378-0621-7
I·599 定价：6.30元

写在前面

本书选录了美国、英国、希腊、比利时、日本等国的二十一篇故事，这些故事尽管风格不同、内容各异，但都有一个或几个揪人心弦的悬念，它迫使你一行行读下去，非到解开谜底不能松一口气。

朦胧的清晨和冷寂的午夜，在川崎某电子计算机研究室工作的新开两次遇到一辆黑色的灵车，灵车缓缓行进，而驾驶室内竟空无一人，面对此景不能不想到死尸，想到灵魂，不能不令人毛骨悚然……

一次豪华的小型宴会上，侦探阿尔奇作为某一客人的替身目睹了一位年轻女性的暴死，她倒在地上，嘴角凝结了沫，眼睛变得如玻璃般透明，在她的手提包里，放着一小瓶氯化物，警察来了，确认是自杀，然而阿尔奇却硬是持不同看法，于是……

年轻的银行职员布洛克斯因公出差，路上相伴了几位奇怪的游客，在那个神秘的，只允许男人居留的正教中心地，这群游客中发生了许多令人捉摸不透的事情，而这些，都与修道院在德国占领时期失踪的那个十字架有关……

清除垃圾的铲车铲出了一个骷髅，一位创立“复颜术”的科学家受托将此骷髅复原，然而在他的工作进行中，竟然出现了一个前来拜访、学习的活生生女性，而她的头形、头

骨、甚至姓名、职业都与那死者一致……

摄影师兰德尔来到风光旖丽的苏格兰高地，他刚刚签订了为一家旅游杂志拍一组苏格兰风景的合同，但才拍了第一张，就莫名其妙地遭到一群人的追杀……

——这，是本书中的一些情节，然而值得一读的还不仅是这些故事的神秘，人物的离奇，透过这些神秘和离奇，以“酒心巧克力毒案”中的罗杰·谢灵哈姆，“电话的谋杀”发生后出现的哈巴德等人物的身上，从他们那严谨调查、慎密推理中可以学到的是理性的分析、逻辑的思维；从“超高层旅馆即将爆炸”时赶到的掘江卓、面对“逃犯”的萨姆·瓦格纳等人物身上，从他们那顽强不屈、尽职尽责中可以感受到的是人的价值体现和人格的完善，而这些也仅仅是一些悬念故事，或许会更给人以教益。

于是，我们将这本书奉献给读者。

目 录

- 灵车被遥控 [日] 小林久三 (1)
绑架 [英] 莱德 (18)
香槟疑案 [美] 雷·斯托特 (35)
失窃的十字架 [希] 扬·马利斯 (46)
白色的幽灵 [比] 乔·西默农 (94)
骷髅复活 [日] 草野唯雄 (108)
巴西猫 [英] 阿瑟·柯南道尔 (128)
电话的谋杀 [美] 阿·希区柯克 (152)
无名的追杀 [美] W·J·瓦伦斯 (161)
血字 [日] 夏树静子 (179)
逃犯 [美] 约·赫云斯 (206)
超高层旅馆即将爆炸 [日] 西村京太郎 (224)
神秘的金雀花 [英] H·C·贝利 (245)
酒心巧克力毒案 [英] 安东尼·伯克利 (267)
精神病患者 [美] 阿·希区柯克 (289)
666号房间的秘密 [美] 费·弗西尔 (312)
双重尸 [日] 森村诚一 (331)
作案现场失踪之谜 [美] 卡特·迪克森 (354)
谁是凶手? [比] 乔·西默农 (376)
后窗 [美] 阿·希区柯克 (392)
冤灵 [美] 阿·希区柯克 (401)

灵车被遥控

〔日〕 小林久三作

王 关译

在川崎的通讯机制造厂电子计算机研究室工作的新开，为了防止中年发胖，三天前开始长跑。昨天他特意去买了一套运动服，今天一大早他还睡意朦胧就勉强爬了起来，揉揉眼睛便从家里跑出来，围着附近的杂木林丛开始了长跑。

当他蹲到接近斜坡时，一辆灵车从斜坡那边驶了过来，新开一看到灵车就立刻感到晦气，心情很不愉快，好兴致立刻烟消云散。大清早碰到运死人的灵车的确是稀有的事，自己是为了锻炼身体才进行长跑，不料刚开始没几天就遇到灵车，真是不祥之兆。如果长期下去，说不定自己就会到阴曹地府去，今天碰上这件事也许正是一种警告呢。

新开站在路旁，瞪着眼睛看着灵车。这时灵车仿佛偏要与他作对似的在斜坡上转动，开了过来。灵车接近了，当新开装作若无其事地看着灵车时，他突然大吃一惊，目瞪口呆，因为他看到的正在行驶的灵车，是一辆无人驾驶的车子！整个驾驶室空无一人，只有一根黄色的棍棒竖立着。空无一人的灵车在自由自在地行驶，新开被惊得茫然不知所措。

灵车从他身旁驶过，缓缓地从斜坡上溜了下去。虽然没有人掌握方向盘，它却以30公里左右的时速稳稳地行驶着。

新开呆呆地目送着无人灵车向远方驶去，它在长长的斜坡上向左转，渐渐地从新开的视野里完全消失了。他眨巴着眼睛反复地环顾四周，这时不过五点刚过，被铲土机削平了的多摩五陵地区的新兴住宅区一带，尚没有车辆和行人。

新开被这种奇怪的景象所震动，跑步的劲头完全消失了，他就象凉水猝然浇头似的感到意外的沮丧。如果他立刻停下来，回家去告诉妻子香苗，肯定会被她挖苦一通：“你的意志真薄弱呀！因为这么点事就不跑了？何况还用一万三千元买了一套运动服……”

新开思索了片刻又继续跑下去，他记得报上刊载的一篇文章说，长跑运动是一种良好的健身法，不仅有益于体魄的健壮，还可以使人达到万念俱空的境地。可是真倒霉，今天出师不利，一大早就碰到丧门神——无人驾驶的灵车。这辆车的影象深深地印在他的眼帘里，不断显现出来。他一边跑着一边出现各种杂念。

可能是幻觉吧，他力图安慰和说服自己。昨晚喝的酒比平时多了一倍，直到今晨还未醒过来，也许由于这种缘故而产生了幻觉。本来一大清早灵车在路上跑已经是件不寻常的事，再加上无人驾驶就更属奇怪之极。况且斜坡的左方连一家住宅也没有，那一带是一大片准备进行建筑房屋的空地，灵车向那方向开去不是莫名其妙吗？但是他听妻子说过：这片空地里有无人看管的坟地，在工程开始之前，建筑工人已将那些无人过问的坟墓挖开集中到别处去了，难道是这些野魂把灵车招引去的？新开想到这里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既然是鬼魂在招唤灵车，所以没有司机也不足为奇。

新开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他相信科学，凡属飞碟或特异

功能之类的怪现象他统统不信，至于所谓迷信一类的说法，他更是不信。但是他今天亲眼目睹了无人驾驶的灵车，不得不觉得所谓鬼怪一类的事，或许还有令人可信之处。

他草草结束了长跑运动，回家后立即把这怪现象告诉了妻子香苗。香苗听后付之一笑，认为新开是一面做梦一面跑步，并嘲讽地说：“你这个人哪，可能是由于刚开始长跑，所以连神经都有些不正常了。”说完就到厨房去准备早餐了。从她在菜板上切菜的声音听来，速度是越来越快，这说明她心情急躁，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再唠唠叨叨地把无人驾驶灵车的事继续讲下去，就会引起香苗的歇斯底里病症发作了。

新开自己冲了一杯咖啡，在卧室看着晨报，但一个字也没有映入眼帘：展现在新开眼前的，依然是无人驾驶车子的形象。这形象慢慢地扩展着，致使它占据了报纸的整个版面。喝完苦味甚浓的咖啡后，他小声嘟哝地说：“我确实看到了一辆无人驾驶的灵车！”

早饭后新开离开家门去上班，坐上开往新百合箇丘的汽车。当他在新百合箇丘车站的月台上等车时，背后传来了一个年轻女郎的清脆声音：“您早啊！”

新开回头一看，顿时产生了一阵激动兴奋的心情：原来是自己久已倾心的近野良子。她和新开在一个部门工作，住在新百合箇丘车站附近的一所高级公寓里，所以上班途中常常见面。近野良子毕业于国立大学的理学院，有一副圆圆的脸蛋，皮肤白嫩光滑，就象熟透了的水蜜桃那样具有引人的魅力。良子将近三十了，但可能是因为独身的关系，看上去

只有二十四、五岁，她很爱打扮，也很会打扮。

“您怎么了？”良子用令人为之倾倒的迷人目光凝视着新开，象要把他完全吸引过去似的。

“没什么。”

“你在想什么呢？”良子用清脆的腔调问新开。

“没有。”新开没有立刻回答，他考虑了一会才说：“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件奇怪的事情。”

于是他就犹犹豫豫将即无人驾驶灵车的事告诉了良子。

“哎哟！果真有这样的事啊！”良子感到非常意外地说。

“怎么？有谁也见到过无人驾驶的灵车？”

是啊！我曾听人说起过。”

“听谁说的？”

“是听住在我隔壁的一对新婚夫妇说的。他们象是听公寓里的什么人说过。不过，据说是深夜里看到的，这和新开先生讲的有点出入。当时还以为是开玩笑哩，现在看来，果然是真的啊！”

“是我亲眼见到的。”

“怪有趣的。”良子的眼睛闪现出不寻常的光芒。

“居然有人也看到了。”新开正在思索着这件事时，开往新宿的上班快车，不知不觉地滑进了月台。

两个人走进车厢，车里挤满了人，他们被人群挤到一个角落，面对面、胸贴胸地站着。

那妩媚的目光、柔润的嘴唇、圆圆的下颚，正对着新开的眼睛。每当电车摇晃时，他俩的胸部就碰在一起。新开突然感到呼吸困难。这时，关于无人驾驶灵车的事，早已抛到了脑后，他所感受的只是柔软有弹性的良子的胸部，哪怕是

稍稍碰到一点儿，也象一股电流似的通到全身。

“假若是……”新开突然想到自己之所以开始长跑，与其说是为了健康，不如说是想使突出的腹部收缩，可以显得潇洒一些，以便取悦良子。

近野良子是去年末才迁至现在住的公寓的。今年年初，新开在车站月台上偶然和良子相遇，才知道她在这座公寓买了一间房子。从那时起，每星期大约有一两次碰到良子，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新开渐渐对良子产生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心情。每当在车站见到她时，新开的心就会兴奋地跳动，全身的细胞和神经都活跃起来，迸发出青春的活力。

由于新开在上班途中经常用亲切的态度和良子搭讪，因而对她的身世和境遇也有一些了解。

良子是长崎市人，在高中读书时就喜欢物理和数学；同时也喜欢旅行，差不多每年都要到国外去旅行一次。她现在经常和学生时代的朋友一起到新宿一带的大众酒店去吃饭，往往玩到深夜才乘出租汽车回公寓。

作为一个独身女性来说，近野良子是非常自由的，她可以充分享受随心所欲的生活乐趣。然而关于她和异性关系，她却缄口不言。倒不是她不愿意说，而是由于新开不好意思启齿。所以在和她相处的过程中，从未涉及到这方面的话题。

“象这类具有魅力的女性，就是有一两个情人，也是不足为奇的事。”新开感到象良子这样的人没有情人，反而是不正常的现象。他打算寻找机会，探索一下这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今天新开先生说不定被妖魔附体了。”良子红润的面额上浮起了笑容。

“我感到有什么不祥之兆将要到来似的。”新开本想将话题转到良子的私生活方面去，不料对方又提起灵车的事来了，于是只好半开玩笑地应付了一下。

“哎哟！您别这么想。新开先生。我记得什么书上记载说，有个美国球员曾讲过：“到球场去比赛之前，如碰到灵车，一定会在比赛中获胜。对于那位著名球员来说，灵车就是胜利的象征。”

“灵车是胜利的象征？”

“是啊！有一年那位球员去参加世界棒球锦标赛，球队的经理特地从殡仪馆租了一辆灵车，从自己家里开出，故意向球场驶去。她们果然在比赛中赢得了冠军。”

“哦！原来如此！这倒是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新开随声附和地与良子聊着。此刻，他越发觉得她漂亮可爱，具有莫大的魅力。至于她所说的美国大竞赛和灵车的关系，固然未必可信，但良子的随机应变、机智灵活，确实令人满意，使人心情舒畅。而妻子香苗对于这件事的生硬态度，与良子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当他俩在南武线转车，过了剪票口后，新开直截了当地问：

“你是独身主义者吧？”

“啊……”良子沉默了一下。“我是打算结婚的。不过，我所接近的人都有太太了。新开先生不是有两个孩子吗？大的叫悟明，小的叫鸿二。”说完，狡黠地朝新开笑了笑。新开有些尴尬地看着良子。

“算了吧，别谈这些了。”良子用柔和清脆的声调说。她浓郁的香水味迎面扑来，使得新开闻了陶醉。他暗自思

付：“今天早上碰到无人灵车，说不定是吉祥之兆呢！”

一个星期过后，新开大学时代的朋友邀请新开下班后去新宿喝酒。这个朋友和自己公司的年轻女职员打得火热，正在考虑离婚的事，想听听新开的意见，因为这位女职员已怀孕五周了，但朋友的妻子发现自己的丈夫有了外遇，坚决不肯离婚。

“现在可真是左右为难，”新开的朋友不断地叹息着。新开也只能含含糊糊地说：“最后还是要你自己来决定。”就在这时，那个朋友突然接到公司的电话，说有要事商量，请他立即去，于是两人便匆忙分了手。

当新开带着酒意离开酒吧间时，已是夜深人静之际，幸而赶上了末班电车。新开抓住车上的皮吊环胡思乱想：“说不定这种事情，明天就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此刻，良子的白嫩红润的面孔浮现在他的眼前。新开凝思着：良子似乎对自己有爱慕之意，否则为什么对自己的家庭情况了解的这么清楚呢？如果和她的关系逐渐亲密下去，将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呢？要是妻子发觉自己和良子的关系，又会产生什么后果呢？香苗是个要强好胜的女子，如果要她离婚是很难办到的。而黑泽科长要是知道自己和良子之间的关系，肯定会气愤地将她调走。假如真有那么一天，自己就舍弃妻子，向公司辞职，跟随着良子。在醉意朦胧中，各种想象不断展现出来。实际上，一贯怯懦、小心的新开完全知道自己是不可能采取那种毁灭自己前途和全家幸福的行动的。然而新开的脑子每天都在为良子的事浮想，沉浸在梦幻般的想象之中。

到了新百合簪丘车站，已经过了半夜零点。末班车两小

时之前就开走了。由于这一带是新开辟的住宅区，所以车站前面没有出租汽车。除了走回家之外，再没办法。

他走了五分钟，路上连个人影也看不到。不久，他看到远处公寓里的灯光，那就是良子所在的公寓。“良子已经入睡了吧？”新开自然而然地将视线投向那座公寓，但由于其他建筑的遮挡，良子所住的房间无法看到。这时，他又不知不觉地想到无人灵车的事了。良子说过，她所在的公寓有人曾在深夜看到无人灵车从该公寓附近驶过。

自从新开那次看到无人驾驶灵车以后，再也没有见到第二次。

新开嘴里叼着香烟，视线已离开了公寓，在路灯下，他用打火机点燃了香烟，正在此时，他听到背后有马达声。新开回头一看，出现在眼前的是正在斜坡上吃力爬行的一辆黑色灵车！

这时，他象是突然被寒流袭击似的，全身起了鸡皮疙瘩。他下意识地向后退了几步，勉强壮着胆子看着灵车。车子缓慢地向他这边驶来，和那天早上看到的速度一样。他目不斜视地看着司机的位置，但因太黑，看不太清楚。

灵车渐渐地近了，离他只有十米左右了。新开模糊地看到有个人影在握着方向盘，象个男的，心里顿时安定多了，第一次看到无人驾驶灵车时胆战心惊的情景迥然不同。

灵车开到了新开的面前，他借着街灯的光亮看着司机位子。当他看着握着方向盘的那个男人时，几乎叫嚷起来！原来坐在驾驶室里的人，竟然是自己的上司黑泽科长！而黑泽科长好象没有看到他，纹丝不动地看着前方。

“原来是黑泽科长在驾驶灵车。”新开想了想：“可黑

泽科长住在自由箇丘，他为什么要在深夜将灵车开到这儿来呢？”他反复地思考着，觉得不可思议。就在这时，他感到似乎有人在斜坡上，他努力向斜坡上昏暗的夜幕里看去。一个身材修长的男子呆立在那里，正在凝视着他。

“是谁？”新开高声喝问。那人听到声音后立即消失了。

新开陷于迷茫之中，他想给良子打电话。经过一番踌躇，他在自己家附近的公用电话房给良子打了电话。略过片刻，良子接电话了。

“我刚才看到灵车，是黑泽科长驾驶的，他是到你这里来的吧？”新开单刀直入地问良子。

“黑泽科长驾驶灵车？”良子象鹦鹉学舌似地笑着说，“是怎么回事，您喝酒了吧，新开先生？”

“啊……”

“那么，您还是早些休息吧。”

“知道了。打扰了你，真对不起。”

“不，没什么关系。请您早些休息吧！”

“你也休息吧。”

第二天清晨，新开从电视新闻里听到了黑泽科长在自己的公寓的天井里被害的消息。电视台还报道说：初步断定黑泽先生被杀的时间大约在凌晨零时到一时左右。

“什么？在零晨零时到一时？”

新开在仔细回忆。这个时间正是黑泽科长开着灵车在新百合箇丘车站附近的斜坡上行驶的时候。新开目击的时间是零时十分到十五分左右。

“这真是怪事，那时黑泽正在驾驶灵车。如果把这事说给任何人听，都不会相信的，可这确实是我亲眼目睹的。”新开思索着。他突然想起，黑泽科长悄悄爱着良子，或许这两者之间有所联系。于是他比平时提早十五分钟离开家到新百合町丘车站去，希望在车站上能见到良子，从她那儿了解一些情况。

然而，在月台上没有看见良子的影子，新开等了好几辆车，依然没有见到良子。

他怀着失望的心情来到公司。良子早已到了公司。她见到新开时，却装作没有看见的样子。平时，在不大惹人注目的电车里，良子总是显得特别亲热，可是一到公司，就对新开疏远冷淡。奇怪的是，今天的良子显得缺乏朝气，肌肤干巴巴的，眼角边的皱纹也突出了一些。“今天下班后，请她吃饭去。”新开想决心尝试一下。

这时，开发研究室的后藤部长召他去会客室。有两个警视厅的刑警在等着他。其中一人问：“您非常熟悉近野良子小姐吧？”

“嗳……”新开含糊回答，显得有些狼狈。

“您从近野良子小姐那儿听到过什么有关黑泽科长的事吗？”

“没有。”难道良子和科长的被害事件有什么关系吗？这时，新开觉得头脑发热，口腔发干。

“您最近有没有发现良子小姐有什么变化？”

“那倒没有注意。”

“今天零点左右，您曾经打电话给良子小姐吗？”

“嗯……那……”新开吱吱唔唔，他从两个刑警的脸部

表情察觉到有些不大对劲。

刑警再次提醒道：“她接了电话吗？”

“是的。”但新开隐瞒了他目睹的黑泽科长驾驶灵车的事。

刑警官象是失望似的说了一声：“您辛苦了！”

新开听后才放心了许多，于是反问道：“昨晚我给近野良子打电话的事，你们怎么知道的？”

“我们问过她、她让我们与您核对一下。”刑警回答说。

新开一听面色唰地一变。他察觉到刑警官们很可能怀疑良子是杀人犯，因而对她进行调查。

“她为什么被怀疑有杀人的罪行呢？”新开茫然若失地眺望窗外。

星期天下午新开带着小儿子鸿二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蹠蹠，他平素一般都在家里度周末，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消磨时间。可是近来妻子香苗由于大孩子悟明的学习成绩下降，歇斯底里症常常发作，呆在家里反而感到郁闷。为避开爱发脾气的香苗，所以带鸿二到外面闲逛。新开的内心很压抑，虽说是逛街，然而他连玩电子游戏的心情都没有。

“爸爸，最近不去跑步了？”鸿二抬起头看着他问。

“啊！”新开漫不经心地回答着。

“你才跑了一个星期就不跑了，真是意志薄弱啊！”

“你别和你妈妈一样说刺耳的话呀。”

这时不知为什么，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近野良子的人影。黑泽死后公司里的人都说她很久以来就是黑泽的情人。